



香港跑馬地成道一十八號  
電話：五·三七·一三二

# 仁訊

胡鴻烈

承印：昌泰中英排印版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樂天里三號二樓C座

香港樹仁書院新聞系主編

一九七四年八月

## 禮禁未然以前，法施已然之後

### 死刑難永遏罪案 教育始澈底醫治

根據統計，在本年首季內，警方共接獲罪案報告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宗，比一九七三年末季增加了一百四十六宗。

由於罪案的不斷增加，而本港的死刑，則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執行，因此很多市民均主張恢復執行死刑，作為遏止罪案的方法。

原則上，我們並不反對執行死刑，但死刑是否真能遏止罪案的增加，這卻是一個頗值商榷的問題。

我們試翻看由一九五五年至六二年的舊記錄，當時政府仍有執行死刑，但卻並不表示罪案沒有增加。

在一九五五年，共有十一萬八千八百二十一宗案件，五六年時有十四萬二千四百六十五宗，五七年有十六萬七千八百七十九宗，五八年有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九宗，五九年則為二十萬一千五百三十四宗，六零年有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宗，六一年共有十二萬零五百宗，六二年則為十萬零九千六百四十三宗；上述的罪案數字是包括交通、小販阻街及其他偷竊、劫殺等刑事案件。

從這些數字看來，似乎罪案仍不斷上升。死刑是否合乎人道這個問題我們撇開不談，但假定執行死刑後而仍不能有效地遏止罪案的發生，那時我們又怎麼辦呢？

目前各界人士對恢復執行死刑的要求來得這麼強烈，純粹是因為八年以來，本港並無執行死刑，而近年來罪案的增加又這麼急劇，因此就試圖用死刑來阻遏這種增加的趨勢，但這只是一種假設，而並無確實證據證明執行死刑後，罪案就能減少。

死刑的阻礙力，固然是不庸置疑的，但意圖用死刑來維持社會的太平，這卻頗有疑問，誠如鍾期榮博士在「是否應嚴懲阿飛」一書中所言：「我們曾考慮到立例管制及重罰的後果嗎？譬如河水犯濫，水災為禍，最聰明澈底的方法，當然是找出犯濫的原因，疏通溝渠，使之暢流入港，其次是設堤植樹，而不是築泥牆以堵塞，此乃自然之理，最易明曉。」

目前本港罪案的增加，就相當於河水的犯濫，恢復死刑，亦就等於築泥牆以堵塞，能救一時而不能救永久。因此，為了要使之「暢流入港」，就必須找出犯濫的原因，然後予以「疏通溝渠」。

至連父母本身亦未能應付這種改變，以致產生了家庭問題。

今日的香港人，包括老年、成年及青年人，都是處於一個社會制度將變而未變的處境中，因此往往形成了進退失據，無所依從，因而就產生了包括罪案在內的多項社會問題。

罪案的增多，政府曾歸因於警務人員的不足，因此便擴大輔警和提高警員薪金，希望增加人手，但限於若干警務人員的質素，警務人員竟然

### 本年首季罪案又增 四百五十人中一人曾被劫

180間樓宇中便有一間被爆竊

本港每一個市民，在去年一年中，會有四百五十分之一的機會被劫。亦即是說，每四百五十位市民之中，會有一人被劫。

在一九七三年，本港的罪案數字平均每日逾一百宗，每一百零五名市民內便有一位直接受害

者。械劫方面，去年每十九萬市民中，就有一位被械劫。而被爆竊的機會，則每一百八十四間樓宇內，便有一間。至於銀行與金舖被劫的可能性，每天均為一萬六千與一之比。

在一九七四年的首季裏，警方共接獲罪案報告達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宗，比去年末季增加了一百四十六宗。換言之，市民直接受害的可能比率，亦隨之增加。

下面是本年首季與去年末季，罪案發生的數字與地區比較：

	(本年首季)	(去年末季)
香港區	三六六五	三四一七
九龍區	七六一九	七六一四
新界區	一三零九	一三二六
水警	四四	三四

至於罪案發生的性質，年份及頻率，從下列圖表中亦可略知梗概：

性質	本年首季	去年末季
色情案	三零四	三二八
謀殺及誤殺	二一	二八
意圖謀殺	二一	二八
戰鬥案	六六二	六六八
綁架案	三	二
刑事恐嚇	三四	二二
勒索	四五一	四四七
劫案	一四七	一四二
勒索案	一四七	一四二
毒品罪案	三六九	三四二
其他的罪案如：墮胎、偷車、偽造文件、賭博、行賄、藏械、串謀及出境潛回等，不再詳列於表內。總而言之，一九七三年的罪案數字為三萬		

### 本港死刑概略

香港自開埠以來，就已經有死刑的執行，而執行的方式與英國一樣，同是採用絞刑。

一八四四年一月四日，一名華籍居民因被控謀殺一名英籍警察，罪名成立，而被判死刑。

以前執行死刑時，是公開讓地獄當時是在西環堅尼地城的荒地。

人參觀的，但到了一八九五年以後，死刑的執行就一律不再公開；而罪犯的家屬亦只能在行刑後，被赦免改判。

一個看更，被判罪名成立，而在赤柱監獄內服刑。

戰後以來，本港共有一百八十五人被判死刑，被處決刑者有一百零一人，而其中八十四人

出現貪污及參與犯罪行為，這樣非但令市民對警方反感，更加使到罪惡活動得以滋長，部份匪徒橫行無忌。

而在監獄方面，一所真正的監獄，是罪犯改過自新的地方，反之，就會成為培養罪犯的溫床，但本港若干監獄，非但有貪污情況出現，更有偷運毒品進入監獄的事情發生，這未免令人感到慨嘆。

教育可以說是遏止罪案發生的「正本清源」方法，但一般的學校，多是將最新的教材提供給學生學習，而沒有注意到同時將是非的道理解釋給學生知道，這便使很多學生對各種的事物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造成了學生受到物質的指揮而不能辨別事物的真偽，所以黃色架步、色情刊物之得以存在，實在與此不無關係。

教育的目的，是要令學生改變其氣質，化戾氣為祥和，明是非，辯善惡，這樣才能抵抗物慾的引誘，清楚認識事物的真義來決定取捨。

教育可以說是本港罪案氾濫的原因，因此應該在這面「疏通溝渠」，但教育是百年大計，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見效，所以在「疏通溝渠」的當中，亦需要築泥牆以堵塞氾濫中的河流，亦即是說，暫時應該恢復執行死刑，以收阻嚇的作用，但同時多致力於教育的革新與普及，為長遠之計作打算，因為死刑只是一種阻嚇而不是教化，阻嚇的力量始終會消失，只有每一個人明是非，辯善惡，化戾氣為祥和才能使社會永久的安定和繁榮。

司，但現時有一種令人胆寒的罪行，卻使很多人受到威脅，尤其以少女為甚。因為現時很多不法之徒，往往利用偷來的汽車，在市區內突然挾去街上的少女，然後予以強姦，再將之賣落青樓妓寨，這種罪行，實至令人防不勝防。

香港是一個盛行「跟風」的社會，實是銀行的劫案，開了挾持人質對峙的風氣，以後的匪徒，是否會做這種風氣呢？這實在令人感到憂慮。

金舖、夾萬、糧車及銀行

### 劫案亦有潮流

本港的搶劫案件，其性質似乎每段時間均有不同，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在數年前，夾萬黨風行一時，很多店舖的夾萬都被搶走或被爆竊，其後就是搶劫黨的盛行，跟着就是持械行劫路人的。

而在近年來，大宗的劫案，對象就以銀行及押款車為主，銀行及押款車雖有持槍的護衛，但劫匪仍然得手，而且常有警員在銀行劫案中喪生。

數年前盛極一時的劫金舖事件，現在又似乎重演，不過對象已從金舖轉為珠寶行。以前劫金舖只是以磚塊及牛肉刀為利器，但目前的劫案，即使匪徒沒有真槍實彈，亦會以「類似手槍的物件」為武器行劫。



# 印度人看核爆

## 訪問記

梁國棟  
余綺平  
張耀鑒

自從本年五月十八日，印度宣佈第一次地下核爆成功，已繼美、蘇、英、法、中共後成爲第六個核子國。香港輿論對此反應雖不完全一致，但一般認爲印度在現今的經濟情形下，是不應進行這次核爆的。因爲印度近年的外債——經濟的和軍事的，大部分都來自蘇聯。

不過據印度官方宣佈，印度無意製造核子武器，此次核爆只是和平應用核能計劃中的一部分工作；所謂和平用途，特別是指用於開礦、掘土工程而言。

香港的印度人對於自己國家所進行的核爆試驗反應，大致上與香港人相同，都認爲印度在目前仍有許多民生建設和經濟問題急需改善時，原不應進行核爆，花費巨量的金錢。以下便是三位在香港具有代表性的印度人對此事的見解。

首先，我們訪問了尖沙嘴商場內的兩位印度人。

### 印政府應先改建民生

Mr. K. T. SHAHAN, 廿六歲，洋服店的售貨員。他說：「我對政治和科學都認識不深，這次核爆成功，我從報紙上得知的。」

「我是一九六六年從印度來港的，半年前曾回去過孟買。一般大城市的人民生活也不錯，並不如外間所言，印度是窮得那麼厲害。」

「但是，我覺得政府仍應先從事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然後才進行此種試驗。」

「對於此次試驗成功的結果，我認爲是可以提高印度在國際中的聲譽，因爲它是世界上第六個核子裝備國。」

「我深信，印度的核子裝備是爲和平而設的。」

Mr. SHANE, 五十歲，一位綢緞店的老板。他說：「我贊成印度作此試驗。因爲別個國家可以有，印度爲甚麼不可以有？爲了免得被一些大國牽着鼻子走，爲了保衛國家，印度是應該有核子裝備的。」

「我在三個月前曾返孟買，情形也不見很糟。其實你們常說印度很窮，究竟「窮」的定義是甚麼？是一個人工作而養八口呢？或抑或穿金戴銀也窮？當然，我也希望政府多去改善人民生活環境的。」

除了以上兩位的意見外，爲了進一步深入了解，記者特地採訪了印度商會中，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級人員，發表了他個人對此方面的意見。他說：

「在科技上，這次試驗成功是受印度人所歡迎的。同時，也更證明到亞洲人的科技進展，不會比歐美太落後。」

「我覺得印度能利用核子能去保衛自己，也是好的。但在印度經濟落後，政治不穩定的時候去作此試驗，却又是值得嗎？現先將今日的印象介紹一下。」

### 亞洲人技術不遜歐美

「在印度，我認爲這次核爆是具有某些政治動機的。它暗示了印度現已突破了在亞洲的核子壟斷。不過，它却引起了鄰近小國的不安。如阿拉伯曾在印度試驗成功後言：『從前印度是很友善的，希望以後也會很友善。』同時，我更認爲這次核爆的成功，可能會引起亞洲的核子競賽。」

「此外，印度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可能受到損害。以加拿大及日本爲例，加拿大已宣佈除了供給印度糧食計劃外，其他的計劃要重新檢討。」

### 印度現今之情況

「在印度的大城市中，如孟買，大部分每人每人的平均收入在二百美元左右，而經濟增長率是百分之五。一般來說，國民儲蓄率只有百分之十二。在鄉村中，情形會更差。」

「農業生產佔國民生產率百分之六十五，由此觀之，印度仍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工業

方面還很落後。大部分工廠是私營的。由於政府缺少有計劃的投資，故只有小部分是國營。同時，工業落後的另一因素，是政府徵收的利潤稅竟高達百分之九十五。因此商人都認爲無需太努力去發展工業，因得益的只是政府。」

「在教育方面，印度全國有卅七間大學，每一省有十八間工業學校。預料在一九七四年大學畢業生將是一百六十萬。而且由中一至中六是免費教育。可是由於人口太多，（五億八千萬），每年人口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二點二。故仍有百分之七十是文盲。另一方面，因爲工業發展落後的緣故，大學畢業生每年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不能適當獲得工作。例如：工業人才就在寫字樓當職員的不可勝數。還有，印度的科技人才不斷外流，主要是因爲印度科學家的薪酬，比歐美的要少十倍。」

「政治方面，由於印度的宗教和語言繁雜，加上人口過多而使經濟落後，政府的政策無法有效地執行。同時，政府官員的貪污情形極爲嚴重。以申調貨物入口證爲例，申請書由一個部門轉至另一個部門，都要使「黑錢」。更甚的是，申請期竟長達半年之久。」

「根據以上所說，以印度的近況而言，政府以億計美元去進行試驗，（筆者按：最近五年，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印度已投資一億七千三百萬美元，從事於核子的研究設計，在未來的五年中，預計在這方面的花費爲三億五百萬美元），是否值得呢？況且，美國對核子能發電也要在廿年後才會普遍地利用，而印度却已在使用中，特別是在很多大城市，如孟買、馬德里、托門貝、比哈爾省的賈都古達、塔拉浦等，都設有核子分解或核子發電廠，花費大量金錢，對人民生活是否有助呢？故此，我個人認爲，印度仍需要努力去發展國內經濟，廿年後才發展核子裝備也不爲晚。」

「其次，我認爲這次核爆是具有某些政治動機的。它暗示了印度現已突破了在亞洲的核子壟斷。不過，它却引起了鄰近小國的不安。如阿拉伯曾在印度試驗成功後言：『從前印度是很友善的，希望以後也會很友善。』同時，我更認爲這次核爆的成功，可能會引起亞洲的核子競賽。」

「此外，印度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可能受到損害。以加拿大及日本爲例，加拿大已宣佈除了供給印度糧食計劃外，其他的計劃要重新檢討。」

### 突破核子壟斷

「你決定了在這機構實習嗎？決定後是不能中途退出的，知道嗎？這會影響那些社會福利志願團體對學校聲譽的錯覺。」

在校長嚴詞訓導下，迷茫地選上了其中一個實習機構。其實，那時的確帶點迷茫來參加的。

九月二十一日，終於踏上了所選擇的實習機構——香港釋囚協助會。它是一個發展中的志願團體，

而日本亦停止貸款給印度，且呼籲亞洲發展銀行也不應貸款給印度。在今天印度極需要外國援助的時候，且可能迫使印度政府認真注意「最後，我認爲印度這次核試是不會有任何野心的！」

### 總論

經過這次訪問，所得的印象是，一般印度人都贊成他們擁有核子裝備，但却要在不影響人民生活的原則下進行。但在另一方面，我們發覺印度人似乎並不承認自己的國家貧窮。更不承認此次試驗的背後，有着某一大國從中操縱，因爲他們認爲，他們本國的科學家絕不會比別國少，且科學技術，尤其是在核子方面，已有相當基礎。政府是不至於那樣輕易地受他國控制。同時，他們都認爲，印度這次核爆將會打破大陸及印洋的軍事均勢，可是，他們却未能深入地分析這個軍事均勢將如何被打破。

無論這些印度人所代表的意見是否正確，從他們的談話中，總可以窺探出一些他們對自己國家這次核爆的觀感和反應。

每一位我所接觸的朋友，每一件我所遇過的事，每一瞬從我身旁溜逝的時光，都構成我生命整體的一部分。

快將過去的一學年，在實習工作中，我拾取了一些，不是詩人的夢想，文學家的辭藻，而是一份真實的工作經驗。這不單中和了我理想中的過度酸性，也使我對過去的大專生活，作有效的覺醒。

我不敢奢望這經驗的零售能換取多大的報酬，但只希望藉此感謝那給我啟蒙的導師，同學以及在實習工作中所接觸的朋友！

我常常想，社會工作是否只是一門較現實的科目，至少在香江，它較社會學的出路來得廣些。但它又是死板板的，遠沒有社會學那麼富有思想性。

「你決定了在這機構實習嗎？決定後是不能中途退出的，知道嗎？這會影響那些社會福利志願團體對學校聲譽的錯覺。」

在校長嚴詞訓導下，迷茫地選上了其中一個實習機構。其實，那時的確帶點迷茫來參加的。

九月二十一日，終於踏上了所選擇的實習機構——香港釋囚協助會。它是一個發展中的志願團體，

## 社區服務團通訊

社區服務團自去年把一切團責交由社會系等會主持後，由於社會系系會本身會務繁重，人手不足以應付龐大的工作，經過幹事會議決，把社區服務團之責任交出，由全校同學再組委員會來處理團務。

社會系幹事會經過一番籌備工作之後，於五月卅日，由社會系外務副主席張鼎昌同學，召開新舊團員大會及委員會選舉。會中先由去屆系會外務副主席李建賢同學講述有關社區服務團之工作目標及過去一年之工作狀況。其後則舉行競選，每一位團員都有被提名之資格。選舉手續，是以出席之團員所選出票數最多之七位，爲委員會幹事。而其中以票數最多的一位爲召集人，另行互選。

其中以張德樂及羅偉基同學得票最多，各爲十六票，遂於六月五日，召集各幹事，舉行互選，結果如下：

團長：羅偉基 外務副團長：余淑華  
內務副團長：張德樂 文書：黎正聲  
財務：吳家彥，執行幹事：劉潔芳、戴志强。

社區服務團將於暑假期間，展開一連串之工作。包括向灣仔民政署申請款項，舉辦暑期活動，其中有旅遊新界，探訪添馬艦總署，夏令營及夏日暢遊海上節目。

另外，將會替低能兒童晨光學校，舉辦一些暑期活動，給予那些居住在灣仔區之低能兒童。同時爲添威營教導所舉辦一個晚會。

此外，還有許多是有關暑期之康樂活動，提供給青少年們的，將會陸續舉行。一切籌備工作皆在進行中。

## 一年社會工作實習之回味

蕭炳軒

負起了處於社會暗角的一些會犯過罪的人的復康工作。

我被派到該會屬下的灣仔中心，負責居住在香江區釋囚的個案工作。而我所跟隨學習的導師，是青年釋囚組的經驗輔導員。他個子不高，身體挺結實，衣著隨便，談吐通俗却又保有導師的尊嚴，看來會方在選擇方面也真個有一手，頗具慧眼。

起初，心情難免忐忑不安，一方面由於還未了解工作性質，另一方面又由於新環境之不適應。幸好，最先一個多月只是聽導師講解工作範圍而已，什麼犯罪者的心理，犯罪成因……等等，導師不厭其詳地細心講解；餘下的時間，閱讀他們的檔案，工作的紀錄，就這樣消磨了月餘的時間，也算工作前一種粗略的準備。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剛踏進這新環境的時候，整天呆坐在導師的房間內，生怕與人接觸似的，充份表露不懂與人相處的神情，如今回想起來，着實有點可笑。

正式開始獨立工作日子終來臨，雖然曾作過聽聽的準備，但無論如何仍拋不掉那份緊張的情緒，爲了故作鎮靜及表示有豐富的經驗，不得不盡量壓制自己的不安情緒，但越是這樣，越發覺思想與語言無法一致，遺漏了應有的資料，言談間引起了求助者的反感，最後，一聲「再見」，第一仗便這樣敗下陣來。雖然導師後來從旁加以鼓勵及對事情給與分析，但內心總有說不出的味道。

隨後，一件件個案工作接踵而至，有一點，可說是象牙塔學者的諷刺，那便是理論與實踐之調協。「學而不思則罔」，透過這年實習工作的經驗，深深地感覺到，對事物觀察之淺薄，不禁慚愧過去，對純只懂得啃幾本書的思想。

一年的實習，就在五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結束了。寫至此，筆者承認已脫離了趣味及介紹性的要求，及徵稿者的原意。但這一年給我的體驗，我只能作真實的報導。

一年前，我會懷疑自己是否適合社會工作，一年後，我仍在摸索。誰能說我會適合這工作？我笑，但現實給與我的，較過去更形醜陋。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適應這些工作，特別是自己不善言詞這一點。但好勝逞強的心理，却使我不願停下來，至少，我要接受這份挑戰。

餘下的半年，我盡量跟其他的導師學習，我感到工作的周圍能得不少的鼓勵，只要你願意與人分享你自己，漸漸便會體驗到朋友相處之道。在輔導工作上，雖有不少失敗或不成功的經驗，但對外界環境有客觀的認識，對事情的發展，便有了更深的了解。

「你決定了在這機構實習嗎？決定後是不能中途退出的，知道嗎？這會影響那些社會福利志願團體對學校聲譽的錯覺。」

在校長嚴詞訓導下，迷茫地選上了其中一個實習機構。其實，那時的確帶點迷茫來參加的。

九月二十一日，終於踏上了所選擇的實習機構——香港釋囚協助會。它是一個發展中的志願團體，

而日本亦停止貸款給印度，且呼籲亞洲發展銀行也不應貸款給印度。在今天印度極需要外國援助的時候，且可能迫使印度政府認真注意「最後，我認爲印度這次核試是不會有任何野心的！」

「其次，我認爲這次核爆是具有某些政治動機的。它暗示了印度現已突破了在亞洲的核子壟斷。不過，它却引起了鄰近小國的不安。如阿拉伯曾在印度試驗成功後言：『從前印度是很友善的，希望以後也會很友善。』同時，我更認爲這次核爆的成功，可能會引起亞洲的核子競賽。」

「此外，印度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可能受到損害。以加拿大及日本爲例，加拿大已宣佈除了供給印度糧食計劃外，其他的計劃要重新檢討。」



# 偶感兩則

## 赴宴

上個星期，有一家雜誌社寄一個請柬來，要我過海去吃飯。平時在九龍有人請吃飯我已不勝困擾。要我渡海去叨擾一頓，實在苦不堪言。我想雜誌社要請我寫文章，我已一口答應下來，那末赴赴宴，主人就不應該在乎了。那知我剛要寫封信去辭謝，電話就來了，說是一定要到會。既然別人如此誠意，有話也說不出口了。

對我而言，赴宴始終是生活中的苦差之一。不論是爲了連絡感情，爲了酬賓，爲了喜慶，出去吃一頓飯總是乏味的。我生性最怕受拘束，又不善交際，別人觥籌交錯，高談闊論，我只有看的份兒。吃的時候，別人大魚大肉都來，而且生冷不忌，我却要看是否可以下筷。原因是我有許多東西不吃。腥臊不吃，有怪味的海產不吃，見血的不吃；萬一夾了回來放在盤子裏，對主人非但不敬，而且暴殄天物。說到酒，向來無愛好，遇有拿破崙白蘭地，來個半兩沾沾唇也還可以。但奇怪的是許多人都把我當成好酒之徒，強往杯子裏倒烈性酒的事，已屢見不鮮。這個誤會從何而起，至今不解。難道是因爲我的家鄉屬於紹興府嗎？

我們家鄉有句俗語，叫做「白吃嫌淡」；既不付代價吃人的東西，又嫌別人的菜淡而無味。我雖不嫌淡，可是嫌煩，試問要出去赴宴，就得換上白襯衣，打上領帶，穿上西裝，然後在街邊候車。到了那地方，要與人周旋，說無意義的話，然後大家坐下來，你推我讓，爲的就是吃！

老實說，我很鄙棄饕餮的吃，那不但是一種浪費，而且毫無意義。滿盤的大魚大肉被糟塌，足以顯出人性的自私和可鄙。別人生長在城裏，出於富足之家，可以沒有比較。我身為農家子弟，見過荒年，見過窮人因餓而啼哭，豈能沒有感想。在不足的世界裏，有人吃得太多太豐，必然有人吃得太多太儉。人類之不能得救，這是一面。

托爾斯泰晚年要成爲一個素食主義者，我認爲是因爲他不但有那種高潔的操守，而且把人性看得洞穿。他醉心於中國古代哲學，甚至以爲淡泊的中國人能救這個世界，其實沒有這回事。甘地是個活聖人，他爲什麼有更重要的事不去做，却要自己去紡紗？這因爲人一旦被人養活，就不能維持聖者的操行，就沒有人敢肯定了。雖然有人在被家人養活之後仍然能爲家人效力，但甘地不願這樣做。聖雄之爲聖雄，就在他的那點固執，那點堅忍不拔！

在一年之中，我總有三五次帶孩子去遊樂場，看他們騎木馬，坐飛機。你看到他們那種歡樂的情形，自身也不免起一種童心的迴響。

## 黃思騁教授

有些朋友認爲遊樂場是小孩子玩的地方，不是成年人的好去處。我認爲一個人不論到什麼年紀，多少都還保留着一點童心。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爲童年時代的印象最美，最值得懷想的緣故。就一個個之困苦的兒童，也還可以找到可貴的一面。我在很久以前讀過一篇童話，上面寫到一羣老還鄉的人聚在一起，懷念兒童時代的日子，大家相約關門來，坐在地上再作幼年時代的遊戲。不論這篇童話是事實或小說，都足以說明童年時代是爲人所追念的。

試看遊樂場裏，不論是那些帶領孩子去玩要的父母也好，把自身看作一個大孩子的人也好，他們都洋溢着那種童心，來享受這個時刻。那些乘過山車的，那些坐太空船的，那些玩碰碰車的，絕大多數都是成年人。尤其是過山車，那東西十分刺激，能使你周身的骨頭都鬆散，膝蓋撞到發青。如果你毫無心理準備，你會覺得這是你最後的旅行了。它從高處往下衝，立刻來一個急轉彎，車身是斜的，離心力甚強，好像整個身子都要離車而去。你剛穩定了一秒鐘的十分之一，離心力又從左邊轉到右邊。車衝上了坡，又鑽進地窖，整個過程都異常緊張。然後，它回到出發的地方，戛然而止。每個人都臉色鐵青，表情木然，然後說一聲：「犀利。」

說到遊樂場，我還想起庫茲涅索夫這個人。他是兩年多前投奔英國的蘇聯作家，現在改名安納托里，在英國久居了。這個四十二歲的中年人對倫敦發生興趣的事物，竟然也是兒童遊樂場和超級市場。他經常都在那些地方逗留，看孩子們和成年人玩耍，樂而忘返。庫茲涅索夫自己也承認，「我的年紀雖然不小了，但仍然像個孩子。」他形容倫敦的柏特西遊樂場是個有許多東西可以欣賞的地方，就算一個星期也沒法將它看遍。

童年是一去不回的，但我們仍然可以保存童心，使我們在長此堪慮的日子裏，不時召喚起早年的那種向善之心。

有一天，孔子跟他的學生子路，冉有，公西華，和曾皙圍坐在一起。孔子問他們：「假若有機會能實現你們的理想，你們希望作些什麼？」

子路立即搶答：「中東目前仍是戰火連天。如果讓我由坐坐梅雅夫人的位置，只要三年，我一定可以帶給中東和平。」

孔子聽了，不覺大笑。

冉有見老師噴笑了，只好把理想說低了些，他說：「如果有一天我能做香港的首長，三年以內，香港市民個個都不會食貴米。」

孔子沒說話。

公西華最擅長於交際，他覺得只發言了。他不得不謙虛地說：「我就做基辛格好了！」

曾皙回答了！他一直在彈琴，這時，他將琴聲慢慢地緩下來，然後「咚」的一聲，停了！他便站起身說道：「在春天的三月裏，穿上輕便的衣服，約五六知己，和六七個小朋友，到淺水灣游水去。然後，大家躺在沙灘上，吹海風，曬陽光，傍晚才踏歌而歸。我還再苛求甚麼呢？」

孔子聽了，大爲贊嘆，說：「是呵，我也正有這個主意呢！」

(根據論語先進篇第十四章改寫)

但回港後他卻送了給我三數朵小花，這實在令我感到意外，因爲我一個向種植會開花的植物，只有在花店買回家後的幾天內可以看到花朵，自此以後，直到它枯死的一天，也再不到花的踪影，這可能是因爲家裏只有我和家父倆，陽光太盛，令我那嬌美的花朵也無法生長吧。

不過，說實話，星樹的花並不美麗，花的大小，跟一根火柴頭差不多，純白色，又沒有香味，如果開遍在每一枝樹頭上，綠葉與白花相襯，那還算不俗，但像我那棵星樹般的三兩朵，就實在太令人失望了。

我本來有兩棵不同形態的星樹，都是年前回廣州老家時買的，一棵是雙幹露根，體型瘦長瀟灑；另一棵，正是目前開花的那一棵，體型粗壯，頗有大樹風姿，這原是我姊夫買的，

一個二百伏燈泡所發出的光，與八個二十五伏的燈泡所發出的光相等嗎？表面來說，應該完全一樣的，八個二十五伏的燈，不就像於一枝二百伏的燈嗎？但電學與數學是不同的。在數學上，八個二十五當然是二百；但電學上八個二十五伏的燈泡發出的光，比不上一枝二百伏燈泡發出的光那麼強。它比八枝二十五伏的燈火線多百分之八十。

我們都知道地心是一團火，但地下的溫度究竟有多少呢？據科學家研究所得，在深入地下均每往六十呎就增加華氏一度。在深入地下三十英里時，溫度已達沸點；倘深到三十英里時，溫度就達到二千二百度，這個溫度，可把岩石變成液體。

夏夜裏，當你舉頭觀看星像時，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可是，你知道那顆星是什麼星嗎？在西北邊，有着七顆晶亮的星，那就是北斗星，斗柄指向南邊。它是一顆大熊座中最亮的七顆，如果你是一個旅行家，你會相當重視這七顆星的，因爲你看它的斗柄所指的方向，就可知道天時的轉變，當它指向南方時，你便知道天時是夏天。在西北的天空，也有一顆晶亮的星體，那是獅子座，航海家把它當作嚮導的。

世界上最長壽的生物是龜鶴嗎？其實，壽命最長的不是動物，而是植物。許多三數千年的古樹，時常被人類發現呢。

海裏有水不會令人覺得奇怪，但海裏的水却從山上來，就叫人覺得奇怪。爲什麼河流的發源地一定是高山？山上的水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爲什麼山上有終年長流、永不乾涸的瀑布？這是有趣的問題。由於太陽放射，使海面、地面和植物的葉子裏，每天都有幾百萬立方厘米的水份蒸發成水蒸汽。因爲空氣經常有一定溫度，到一定的時，這兩句詩來了。

我攀登了萬仞的高崗，荆棘扎爛了我的衣裳，我向飄渺的雲天外望，上帝，我望不見你！

我向堅厚的地殼裏掏，搗毀了蛇龍們的老巢，在無底的深潭裏我呼喚，上帝，我聽不到你！

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活潑，秀麗，襁褓的衣衫，他叫聲媽，眼裏亮着愛，他眼裏有你！

每次當我看到他背

時候，水蒸汽就凝結成雲。遇到天氣變寒，就凝結爲水點落下來。

高山上的空氣，祇能向高空或溫度比較低的上空上昇，因此，高山上的雨量特別多。由於高山上樹根和泥土吸收了大量的雨水，這一來，高山便無形中變成一個水庫。

人類的心臟，用來推動血液運行全身，它能發出多少的馬力？據科學家研究結果，人類心臟可發出二百四十分之一匹馬力。

世界最高的植物不是生長在陸地上的，雖然澳洲有一種叫做紅樹，高達八百呎，但比起生長在海底的海草，真是有大巫見小巫之概；那種海草深深地在海底，六百呎高的很普遍，最高的的可逾千呎。

假如你有烟癮，有一天，你忘記帶火柴或是打火機，癮來時就要向人借火。如果在一個場合中，完全沒有人吸烟，那你就會狼狽不堪。現在，這個問題容易解決了，祇要改吸一種叫做「原子香烟」的成就。這種香烟不用點火而能自然，只要把它在東西上一擦，就會自動燃着。

在刮颶風的季節，我們常聽到報告颶風速度多少海里，但是你知道一海里有多長嗎？用什麼來計算呢？海里尺度計算標準是根據地球子午線上的緯度一分長度作標準的。地球不是一個正圓球體，而是略呈扁狀，所以緯度的一分並沒有一個標準，如果折合公制計算，英國一海里是一點八五二公里。國際標準是一點八五二公里。

間，淡淡的一縷。要是我能夠的話，我要拿着愛的火炬，把世上的冰窖都溶化去，燃點起每人心中的愛。

今天，我又碰見他，我慣常也略走在他的前頭，我實在不忍看見那孤寂的靈魂。

「姐姐，這是你的筆嗎？」一個沙啞的，含糊的聲音響起來，我回轉頭，噢！原來是他。我高興得不得了，慌忙把筆接過來。

「謝謝你，你也是住在附近嗎？」我明知！上帝，他眼裏有你。

小蘭

他微笑着點點頭。「那末我們一塊走着，走着，我一路上盤算如何抓住這個解他的機會。不知不覺，我已到家門了。

「很高興認識你，我可以和你做個朋友嗎？」我鼓起平生最大的勇氣，吐出心中最想說的一句話。

「真的嗎？」他仰起頭，聲音有些抖；就在這一瞬間，我看見他眼中閃爍着愛，一份從未有的機會宣洩過的愛，啊！上帝，他眼裏有你。

# 星樹

## 無名

經過數天的風雨，露台那棵星樹竟然開了三數朵小花，這實在令我感到意外，因爲我一個向種植會開花的植物，只有在花店買回家後的幾天內可以看到花朵，自此以後，直到它枯死的一天，也再不到花的踪影，這可能是因爲家裏只有我和家父倆，陽光太盛，令我那嬌美的花朵也無法生長吧。

不過，說實話，星樹的花並不美麗，花的大小，跟一根火柴頭差不多，純白色，又沒有香味，如果開遍在每一枝樹頭上，綠葉與白花相襯，那還算不俗，但像我那棵星樹般的三兩朵，就實在太令人失望了。

我本來有兩棵不同形態的星樹，都是年前回廣州老家時買的，一棵是雙幹露根，體型瘦長瀟灑；另一棵，正是目前開花的那一棵，體型粗壯，頗有大樹風姿，這原是我姊夫買的，

但回港後他卻送了給我三數朵小花，這實在令我感到意外，因爲我一個向種植會開花的植物，只有在花店買回家後的幾天內可以看到花朵，自此以後，直到它枯死的一天，也再不到花的踪影，這可能是因爲家裏只有我和家父倆，陽光太盛，令我那嬌美的花朵也無法生長吧。

不過，說實話，星樹的花並不美麗，花的大小，跟一根火柴頭差不多，純白色，又沒有香味，如果開遍在每一枝樹頭上，綠葉與白花相襯，那還算不俗，但像我那棵星樹般的三兩朵，就實在太令人失望了。

我本來有兩棵不同形態的星樹，都是年前回廣州老家時買的，一棵是雙幹露根，體型瘦長瀟灑；另一棵，正是目前開花的那一棵，體型粗壯，頗有大樹風姿，這原是我姊夫買的，

## 上帝他眼裏有你

### 漫波

### 嗎道知你

上帝他眼裏有你

嗎道知你

漫波



# 羅蘇民老師談攝影

採訪：梁熾光  
執筆：簡倩如

當我打開羅老師送給我的攝影畫集時，在自序裏有這樣的一句話：「做多，錯多；多錯，多錯。」這就是羅老師對攝影經常遵守的格言，也是訓勉我們的格言。羅老師從事攝影四十餘年，本著自己是中國人，應為發揚我國民族藝術而工作。他認為將我們獨特的面具、風格和優點介紹世人是他不能推卸的責任。

為了讓同學們對羅老師有更多認識，從而獲取更多攝影上的知識和經驗，特別進行這次專訪。我們在此衷心感謝羅老師不厭其煩，及不吝費他的寶貴時光接受我們的訪問，使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羅老師是從何時開始愛好攝影的呢？又由於甚麼原因引起你對攝影的興趣？

老師（以下簡稱羅）：我在十九歲那年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朋友正在拍照，於是我就問他借來玩，怎知這一玩之下卻使我感到它是一個很容易操縱和學習的儀器，從那時開始，我對於攝影的興趣便越來越濃，在不知不覺間便愛上了它，同時，我更感到攝影這一門十分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我就毅然地把它視作畢生事業。

那麼，老師又是從何時開始從事職業攝影？過程怎樣？其中又有那些特別使你難忘和有趣的事件發生呢？

我係在一九四一年開始作職業的攝影活動。記得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即一九三二至四一年這段時期，為了工作上的關係我到過不少地方，同時由於相機的幫助，使我拍了不少有關各地風土人情的相片。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在一九三九年參加了香港的遠東艦隊，隨艦往歐洲。大約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左右，艦隊在地中海遇到意大利飛機空襲，當時我除了在艦上工作外，並從事拍攝戰爭圖片（因當時艦上缺乏攝影師，我遂大膽地向副艦長提出由我拍照之事，他口頭上答應了我。那時只見炸彈像空中雨點一樣落到水面上，使整個海面產生了不少小山，當空襲過後，我只想着為何不近些拍攝，完全不理危險，簡直將生死問題忘卻。及後，又有海戰發生，我艦被炸成兩截，而我卻平安無事，這兩次事件對我來說是永遠忘不了的了。後來我離開海軍開始作職業攝影工作時，又有一件有趣的事發生，就在一九四八年李朗布吉火車發生意外，火車頭和第一號車卡倒向右邊，而第二、第三號車卡則翻落山下，最幸運的便是我所坐第四號車卡仍然和第五號車卡互相鉤連着，使我幸免於難；同時由於我的相機內剛好還留有一張底片來拍，而此時天色非常暗，但我仍於以不妨一試之心情將此情景拍下來；當時星島港聞編輯周鼎先生見到我很高興，希望我的圖片能

拍攝到，但我告訴他未必會有，因當時光線太差，要沖出來才知，結果到深夜二時才沖出來。後來待早上報紙發行時，銷路增加甚多，要立即再版。此事可以說是一件很偶然的事，但若缺乏了胆大心細，臨危不亂和冒險精神等等，這些新聞攝影記者所應有的態度，便不能把握這個機會將情景拍下來。

老師給我們講了這麼多有關攝影的事，但是何謂「攝影」呢？攝影的意義究竟是怎樣？同時，怎樣的攝影作品才算得上藝術作品？我相信很多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同學都很想知道。

何謂「攝影」？問題實際上是非常簡單，但究竟應用何種意義來解釋什麼叫做「攝影」，我相信我會被難倒；我會經請教數位朋友得到以下這個結論：通過儀器（攝影機）配合感光料以紀錄景物（或人物）之明暗形像，謂之攝影。至於攝影的意義就是將目的物拍下來以達到種種用途上之要求。最後要說到就是一幅照片藝術的評定。當一幅照片能同時具有真、善、美之意識表現的作品，就是在藝術界中，我們通常都聽到幾個名詞就是畫意派、寫實派、新派，老師可否為我們講講這幾派發展經過，及其優劣和分別。

你所說之三派實很難分出它們的優劣，這純粹是個人喜愛問題。在畫意作品方面講就是能使人娛情樂性，而寫實作品則能反映人生，各有千秋。

至於新派中所講求的「動態美」，在表現上的確有生動的感覺，同時它所表現的手法「鬆、郁、濛」除了攝影可如此外，繪畫也可以，但後者卻不及前者的表現容易。首先我們要知「鬆」就是表現線條之變化。若無變化只是鬆，則不能有一「鬆」之美出現。「一」就是一種生動的動態美。而動態內則仍需要姿態，並應保留其動與不動部分於攝影中；換句話說，當一個人在跑時，可能看到其腳在非林中感光所遇到之影像，那種動態當然會產生「鬆」之線條在內，但最好能在最急中帶點靜，和能控制一點清晰度於照片上，然後才能表現它有動；這點微妙關係若忽略的話，則在「鬆、郁、濛」這類照片中我們經常看到它不夠條件就是這個關係。至於「濛」方面就是表現色階明暗透視之得當。若明暗色階在「濛」與「不濛」兩者之間於透視內，若配合得好的話，就成爲一幅有動態的上佳照片。

三派現已講過，請問它們現今的形勢如何？同時，它們將來的趨勢又會怎樣？

正如上面所說，它們各有良好的表現，而時下攝影界講新派是大胆之作，似屬過當。因

羅 問

此類作品純屬機會性質，雖有絕對把握。至於藝術創作則無所謂新舊，只要有充分論據支持，則可成立。所謂趨勢也者，不過是古老當時興，時與當古老而已；人類心理上往往有喜新厭舊，亦有貴古賤今和少見多怪心理，太習慣的東西感到膩了，便想換口味而已。其實不必太理會它的趨勢，不然就會影響到你從事藝術工作的態度。因藝術工作態度最忌就是「無我」。同時我對於一張作品之美觀上之喜歡的話，亦無須計較好與不好，即是說，只要選擇你自己喜歡的便是。在你幾十年所累積之作品中，有那些照片是你最滿意的？

在我從事攝影工作這幾十年中，每一幅作品我都是如此珍惜的，你可從我的攝影畫集的一篇自序裏看到（羅老師已將畫集共三本送給本校圖書館）。至於我所喜歡的，只要自己作品中含有教育性，警惕性和加上一些含有自己抱負的作品，便是我最喜歡的作品。記得在一九六三年第二次個人展覽中，我會選出一幅代表作名叫「原野良材」，在我畫集中已有刊載出來。假若我喜歡它，別人不喜

羅 問

歡它，這是一點也不出奇的事，由於各人有各人的觀點與角度。

最近有沒有滿意的作品呢？

由於我是很頑固的，故彩色非林雖有十多年歷史，我都不看它一眼；有些朋友便說我很頑固。在以前，彩色操縱很受限制，但最近發展卻突飛猛進，使我感到在這方面有了急起直追的必要，所以近幾年來我有了從事拍攝彩色相的興趣，從而再將我自己表現出來。最近我是有多少喜歡的作品，但我預備在一九七六年我的攝影學院十週年紀念時所舉辦之照片展覽會上可能有一部分是我的彩色攝影作品，作為拋磚引玉，希望得到別人的教益，得以改進我的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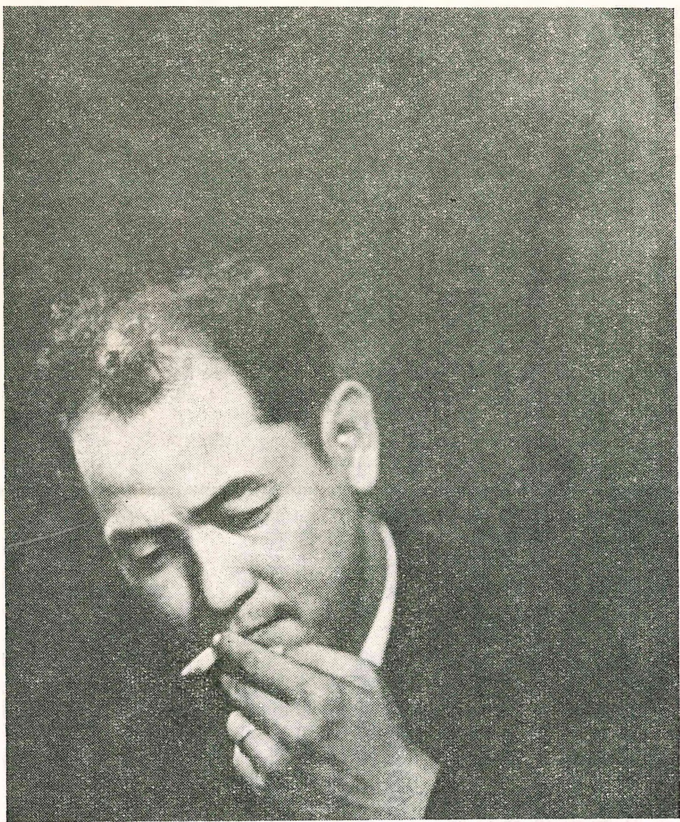
本人最近曾參觀大會堂某攝影展覽會，看到老師有一幅20呎乘7呎的巨大照片展出，香港未有攝影家如此做過，想請老師對我們講一講它的製作過程。

不錯，這幅照片是我的作品。說到它的製作過程是與普通放大過程一樣；至於有關放大紙方面，由於香港最闊的放大紙可能只有84吋，所以我惟有利用4呎乘7呎共分五張放大紙來進行；而每張線條的銜接和色階的配合都是非常嚴格，若有一張不成的話，便要從頭再做。

同時在進行中還需要一個良好的設計，以使秩序不會有所顛倒而影響製作過程，有時還可能需十天或兩個星期工作天才可完成。

訪問者

若是叫我們如此做的话，一定不成



如之何

33. WHAT SHOULD I DO ?  
Graflex, F-6.8 Dagor 18cm.  
Super XX film, 1/20sec. at f6.8  
Dev. in D 23.



原野良材



羅蘇民老師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之情形